

劉伯驥著

廣東書院制度沿

商務印書館叢行

劉伯驥著

廣東書院制度沿革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30557)

廣東書院制度沿革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劉伯

驥

發行人

王

五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

印書館

各埠

埠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版權所有究
翻印所必有

G 一一〇五

港

白序

引起我作這部書的動機：

(一) 我原來是一個清寒的學生，由中學而大學，差不多全靠自力維持，而膏火常常發生問題，使我深切的體認：中國教育制度和社會經濟能力的距離，實在差得很遠。我幸而慘淡經營，可完成學業，但是與我遭同樣命運的青年，真是埋沒天才不少。於是又使我聯想到國家對青年的教養，無論歐美各國及中國在民國以前，都是負有實際的責任。歐美社會發達，教育制度自然有許多優點，這裏不必再說。單就中國從前社會所反映出的書院制度，膏火養士的規制，能夠給與清寒學子造就的機會。這一點殊值得我們研究參考。

(二) 中國古代教育，富有尊師重道的精神，師生間異常親切，擇師選徒，既屬嚴謹，離師以後，人格學問，猶隱有遵循，不像目前學校裏的師生隔膜重重，除販授智識外毫無關係，離校後更儼然如陌路生客。這是目前教育最失敗之點。從前書院山長，如果道學不足表率，學子擇師綦嚴，清議紛紛，

教壇冷落，書院生徒，如果平素學行失檢，山長不許收容，而考課升降，更沒絲毫苟且。因此，師生大家都要親切認真，實際做修身治學工夫。這一點，我認為值得提供於研究人格教育者的注意。

(三)我喜歡研究教育史，同時我認為研究中國教育之史的源流，單從平面的向各朝代的學說上着想，實未足以透發教育的精神。如果想了解中國古代教育，必須從古代教育制度上研討，而尤以政教合一的基本精神做出發點，才能了解中國古代教育所以然的道理。這種政教合一的精神，直至清末以後，才逐漸廢棄。因此，如果論及民國前後教育的脫節，完全在政教合一這個問題之上。或者可以大膽說，民國以後教育之失敗，其重要關鍵還在政教合一之拋棄——在政制上政教不能諧和，在教育上訓教之分離。我個人的觀點是如此，很想把政教合一來解釋中國教育史，因時間尚未許可，以廣東自南宋至清末這七百多年中的書院制度，足以代表當時政教合一的精神，故先從這方面研究，然後再做其他。

(四)廣東文獻，過去是靠地方的記載。廣東省志最後一次是同治末年陳昌齊先生所纂修，那時以文學眼光輯撰，在文學上自有相當好處。但時至今日，中山大學通志館重修廣東通志，仍着眼

這一點。如果講究文學，同治版本足夠做典型的古董，如果真的爲整理文獻計，必需用科學方法，精密的去考據採訪、調查、統計、分析、綜古，才能產生整理的價值。我曾參閱過已經編起的教育略，近代教育狀況，固然尚欠詳細，就古代教育源流，反比不上舊志的翔實。因此，觸起我想編著一部廣東教育史，準備補救它的缺憾。現在先從書院一部份着手做起來，以後有機會再整理其他部份。

這書動手時期爲民國二十五年春，但那時所得材料很少，暑假後，加工蒐討，至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完成。當中用考據工夫最多，除有些材料根本上缺乏無法查得外，其餘都是經過相當時間精力才找來的。不過我個人限於能力，罣誤在所不免，尚願海內先進的指正。此書蒙雷通、羣徐紹棨兩先生指導及供給材料，特此感謝！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劉伯驥序於廣州市立第一中學。

目錄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二章 起源與變遷·····一七

第一節 宋代書院·····一七

第二節 元代書院·····二二

第三節 明代書院·····二四

第四節 清代書院·····四四

第三章 分佈的形態·····八三

第一節 歷史性分佈·····八四

第二節 地理性分佈·····八七

第四章 院舍 九四

第一節 院式 九四

第二節 環境 一一一

第三節 建築 一四

第五章 行政及組織 一二三

第一節 設立 一二三

第二節 組織系統 一五〇

第三節 啓館散館 一五七

第六章 經費 一五九

第一節 來源 一五九

第二節 支付.....二〇八

第七章 師生.....一一一

第一節 山長.....一一三

第二節 生徒.....三〇四

第八章 課程與訓導.....一三三七

第一節 課程.....三三七

第二節 訓導.....三九二

第九章 書院制度在社會的地位.....四二一

第一節 學制上.....四三一

第二節 學術上.....四三六

第三節 政治上.....四三七

第四節 心理上.....四三八

第十章 書院制度之沒替.....四四一

第十一章 結論.....四五七

廣東書院制度沿革

第一章 緒論

書院制度，在中國教育史上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中國過去學制，唐宋以前，只有所謂國學（太學）鄉學（小學）之分；而鄉學之中，又有所謂黨庠、術序之別。其後國學分館與科，鄉學又分爲府、州、縣的學校。不過這時所謂學校，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學校教官，只亦課而不教。因此宋代有三舍之法，明初有六堂之制，無非想從教士上着想，以補其空泛之弊。但這兩種辦法，當時卻有流弊，未幾亦歸停止。書院制度，在此期中便應運而興，爲補學校所不逮的。像明王守仁萬松書院記說：

『惟我明白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而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

明黃泰泉論書院也說：

『夫太學之教行，而成人有德；小學之教行，而小子有造，則亦何賴於此？惟夫學校教導無實，講學既廢，修學奚由。邢邵謂此何異？免葵燕麥，則夫別設書院，以延名儒淑子弟，又焉可無哉？』

書院既然負教的使命，所謂教，就是以『淑子弟』為務。『夫士羣居則雜，雜則志荒，學以養之，書院以萃之，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註一）當時學校只有課試選廩之責，然而『儒學諸生與司鐸往來頗疏，或有因試事而數月一見者矣，或有路遠而終歲不得一見者矣。若夫義學（書院）萃師徒於一堂，晝有講，夜有讀，講業請益，訂期角藝，無風雨晦明之間，有賞奇析疑之樂。此義學之設，其有裨於生童，與儒學並重而不可缺也。』（註二）因此對書院的期許，『凡民俊秀，得以擔簋而負笈，執經而問難，狂簡獲裁成之益，事言有就正之資。或朝販賈而暮洗腆，或出負米而入橫經，有志之士，咸登理學之堂，相與變化氣質，開拓其心胸，追琢其文章，切劘其德行，人文盛而遠大可致。』（註三）

因為書院的本身任務能夠確定它的存在，所以宋明書院雖然沒有列入教育系統之中，而其講學風氣流被所及，隱然佔當時教育上學術上之重心，這種非成文的制度，給與士子的影響，確比學校來得大。而且當時在書院講學的多為知名之士，其講學宗旨為理學，儼然有宗教的精神。尤其

自明代嘉靖以後，理學特別發達，理學名儒固然爲着講學的熱心而努力把書院創興，同時州郡官吏爲着廣頒政教而也創建書院以爲期望的宣講。所以書院興創便變成這兩種並行性質，尤以後者的數量爲最多。不過書院講學的內容，仍以前者爲代表；而前者之中，又以南宋四大書院（尤以朱熹白鹿洞書院）的規制爲依歸，歷元、明、清三代，沿襲而不變。從這裏看來，書院不只爲補學校之不逮，而且與理學還互爲表裏。我們看自宋、元、明、清歷七百多年書院制度相沿不變，必須同時看出理學風氣亦經此悠長期間而弗墜，實有互爲因果的關係。

但是到了清代，書院性質卻和前代略異，無疑山長講學，仍揭關、閩、濂、洛之學爲宗，而其當時趨向，一受於順治年間藉口結黨遊談的禁抑，再受了乾隆九年禮部議覆書院月課試仍以八股爲主的限制，於是一變前代私營自由講學之風氣，而爲官立的督課之精神。所以那時書院從其形式上看雖然有些和宋、明書院的相像，而考其實際內容，已轉爲清廷範鑄治術人材之所在。這種書院，其後又不免產生流弊：

『今之書院猶免絲燕麥耳，專求舉業事帖括，竊取青紫，氣驕意盈，語以聖道，墮埴索塗，茫然

罔據，爲可慨也！」（註四）

不過我們要明白清代書院所發生的流弊，學者們雖然常常歸咎於理學的空疏，毋寧爲清代奴化教育的惡果，因爲這時書院已經脫卻其前代真實的講學精神，而流於斤斤以貪圖科舉的虛榮心理爲鶩，這是教育政策的錯誤，而不是書院制度本身的問題的。

廣東書院最初爲南宋嘉定間之禹山書院，以前雖然略有書院之名，但差不多爲一種書舍或生祠的性質，不一定是講學的。自宋嘉定年間起至清光緒末年止，廣東書院實有七百年之歷史。在明以前，廣東書院確比北方各省的差得遠；但自明以後，無論質量數量總有相當的發展，事實上，明代廣東幾位理學大儒，不唯廣東學術風氣受其涵煦溉濡之功，而北方各省大書院亦受其影響，像陳白沙之講學於白鹿洞書院，湛甘泉之講學於新泉書院，學術界勢力與王陽明能互相攝抗。因此廣東書院在這時候便特別的蓬勃起來。試就探溯廣東書院之歷史演變的過程來說，可以分做四個時期：

(一) 開端時期 自南宋嘉定間（公元一二〇八）至明弘治末止（公元一五〇五）二

百九十七年之中書院量數甚少，正式開講的書院，除幾大府略有創設外，其餘郡邑，差不多極少顧及。像李見羅萬曆二年在南恩州（陽江）建書院，當時大夫曰：「學且缺，焉用此？」這可知在萬曆前書院尙不爲粵人注意的情形。這個時期，書院一方面固然有些是爲地方名儒或官吏所倡創，然而其直接間接的影響，厥爲譎宦。當時譎宦雖然不一定是開書院親自講學，然而其流風餘韻，給與書院創興的動機及書院講學的宗旨是不少的。這時期中，又可分爲三小段：第一段爲南宋時代，這時廣東書院初興，寥寥可數，僅具雛形，而且多數還是屬譎宦祠性質。第二段爲元代，這時雖列爲官立，但數量增加仍很少，只沿襲些宋代的間有略爲增添而已。第二段爲明初，書院沉寂得很，卻以社學較爲興盛。

（二）創興時期　自明正德初年（公元一五〇六）至明末隆武五年（一六四九）

止一百四十三年之中，廣東書院漸次發達。尤以嘉靖萬曆兩代爲盛。雖然經過萬曆之兵燹的摧毀，然而壓力稍去，又立即恢復。其發達原因，就是那時廣東理學風氣盛極。時湛然之學分網益戶，各設書院。故書院講學，亦居然分爲兩大派別。在韓江流域，揭陽明之學，主者爲蘇中離。

江流域，揭白沙之學，主之者爲湛若水。兩派之中，以後派的勢力爲大，故所創書院亦最多。同時官吏亦多是理學門徒，到處倡創書院，一方面以紀念地方先賢或流寓謫宦；一方面亦爲宣崇正學，各立師承，以標其作官作師之旨。但是到了崇禎年間，書院又復沉寂下去，其原因就是受當時社會政治紊亂的影響，同時還是人亡政息的緣故。

(三) 變態時期　自清初順治七年清兵定粵後（公元一六五〇）至嘉慶末年（公元一八二〇）止一百七十年當中，書院起了一種變態：其優點是規制確定，量數增加，其缺點則爲減卻明代自由講學的風氣而干涉的競求於制藝；減卻士子追求心性修養的傾向，而流爲卑鄙的局促的仰慕於科舉的虛榮。這種變態，是起於政治上的影響。其中又可分爲三小段：第一段爲順治、康熙及雍正初年，這時對過去書院結黨講學的懷疑，因此曾壓抑書院的創建。雍正初年，更把書院改爲義學。所以這期雖有書院的名稱，也要以所指定義學的準則爲實。並且清兵入關屠殺的利害，一紙詔令，比嘉靖、萬曆間權臣的矯詔來得有力，因此書院不能不變態的來應付過去的精神無形中消沉下去。第二段爲雍正末年至嘉慶初年，這時因開放與獎勵的緣故，書院便蓬勃

而興。但書院內容，已由私營的轉爲官立的，由自由的轉爲干涉的，由理學的轉爲制藝的了，所以士子入學與山長開講不能不兼及，甚至或全部專注於章句聲律之學，清廷對士子羈縻的目的，便已完全達到。所以至第三段時嘉慶末年，書院遂名存實亡，士子因於四股八比之中，而白首童生咁嘩不肯去者，不過爲冀圖一兩幾錢膏火之費。因爲內容既然空疏，士子入學流爲虛僞，雖有三數山長競競以重器識倡心性爲言，亦只成鶻夢幻想而已。

(四)革新時期 自道光六年(公元一八二六)阮元創建學海堂起至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詔罷書院止共七十五年，在此時期，書院從內容上大起改變，故名之爲革新。從前書院課程只爲制藝，學術風氣很薄弱，理學旗幟，又屬空疏。阮文達以其浙江詰經精舍規制，移倡創學海堂於廣東，一以經史爲主，提倡實學，廢除章句課試，改院長爲學長，開新式書院之先聲。其後菊坡精舍、五公精舍、掣經書院、崇實書院等相繼而興。其餘舊式書院，亦多月加古經一課。最後張之洞開創廣雅書院，分爲經、史、理、文四科，制度更爲進一步。因爲自道光以後，歷受外人侵略，文化風氣，頻受刺激；而且自光緒以後，外人侵略的程度加深，文化思想的動盪，把書院抱殘守闕的